

何必西廂

一名梅花夢



第十九回

釋冤屈死囚保奏加官朝聖主 得嬋娟生信歡欣在寓謝恩人

話說正德皇帝下旨。監禁崔鶴。第二日又單召見朱佶。細問甯藩叛跡。朱佶就隨機應變奏對如流。說出甯王叛跡已真。崔鶴首詞非假。應請速發密旨一道。敕諭南贛巡撫王守仁操兵練士。防患未然。一面再請下旨。削滅甯王護衛。切責其驕縱不法。稍遏不臣之志。皇帝深以爲然。朱佶看見天顏有喜。又乘機奏說。崔鶴居官清正。甚得民心。現在京內藉隸江西之官員商賈衆口一詞。說是一員好知縣。可惜被甯王陷害失職。就是目下拏獲之張靈並非踢死。崔宮人正犯。不但他岳父崔鶴供明假冒情形。爲之極口呼枉。臣與他葭莩親戚。深知其積書持正。也情願以身家力保。昨日供單已呈御覽。只求陛下將二人下旨釋放。以雪奇冤。張靈係宰相張龍光之孫。翰林學士張和之子。本係直臣後裔。其人奇才異能。定能爲國出力。若是仰沐陛下天恩。將崔鶴張靈量予官職。即交王守仁委用。逆藩可足平矣。

★小臣據實陳丹陛 保秦崔張有用人 若使臣言全不驗 身家百口化飛塵
覆品既把奇冤雪 報國應酬聖主恩 只乞綸音頒玉詔 蕩平佇掃逆藩兵

第十九回 釋冤屈死囚保奏加官朝聖主得嬋娟生信歡欣在寓謝恩人 三三二

正德爺聖心大喜。說一一依卿所奏。暫且退班候朕下旨。朱佖高呼謝恩下朝回寓。這是密奏。不使知會。崔公就和秦鍾說了他與張公子至戚關情。自然十分歡喜。又到內房告知懷瓊陳夫人。也說保奏得有理。忽然內閣送上諭一道。朱佖連忙開讀。上寫着內閣奉上諭。朕頃召見署刑部侍郎朱佖。奏對忠誠人亦明幹。足任封疆之選。現在宣府巡撫缺出。即命朱佖以右僉都御史管巡撫事。邊疆重地。迅速馳驛赴任。不得停留。所奏審訊崔鶴一案。朕細閱供單。實屬冤抑。崔鶴着即釋禁。現在拏解之張靈。係忠直大臣後裔。枉被拘拏着刑部一俟張靈到京亦即釋放。另緝正兇。到案究明情由。再將崔瑩奏請旌獎。并暫賜崔鶴張靈九品冠帶引見。再降諭旨。欽此。

讀罷綸音心感激。望仁廣大德如天。不才臣本同樗櫟。難勝封疆鎖鑰權。
恩重不知何以報。煌煌欽限敢留延。行裝急急勤收拾。辭闕歸來夕整鞭。
更訂解元秦妹壻。一同幕府掌文牋。

朱佖接讀諭旨。隨即囑咐陳夫人趕緊收拾。偕行家丁速辦行裝車輛。即日就道。做官的人家有什麼趕辦不及的事。朱佖又約秦鍾同往宣府管理章疏。秦鍾隨將明春會試在即。且表兄張靈不日到京。須得一見的話辭覆朱佖。朱佖道宣府離京不遠。明正再來不遲。至於夢晉兄不日得官。豈少相逢之日。妹丈

此去要經練多少吏治民生之事。轉眼身登仕路。豈不水到渠成。原來秦鍾自德州同吳人敵分路來京。就住在朱侏寓內。一切供膳用度。納監赴考。都是取給於朱侏。秦鍾本要自己出的。無奈朱侏不肯。雖是郎舅義不容辭。這情分却也不小。如今他用人之際。又說得鑿鑿有理。怎好固辭。只得應允了。(蘇白)爲嗜秦大官人招仔南監。倒輪得着哩。中仔北京解元。個歇中仔個考。第見寄信居去。亦弗通知。聲山東吳阿爹。亦弗聽得報房裏鬧熱蓬生。到兩處去報喜。直覺拉里搗鬼哉。列位你那裏知道。正德年間。京榜解元。不分南皿北貝。只要文才好使中。這是今昔定例不同。你想秦鍾的才學。狀元有餘。稀罕這個把解元。還怕不該他中麼。此時離放榜不及十日。自然兩處有信報喜。有人報錄。那蘇州去的人。還不會到。山東去的人。吳翁已在中途又相左了。這些不相干的登科報捷俗不可醫之事。我這正經書上。沒有工夫絮說到。他。(蘇白)嗜格中仔舉人進士倒俗哉。咄咄爲嚙弗拉閻羅王個搭。換仔一副俗骨頭來。也撮仔個把弗相干舉人進士體面。體面倒忌嗜板起仔個面孔拉里做官詞。阿攔道有點弗色頭。閒話休題。言歸正傳。朱侏接奉諭旨。欽限緊急。忙去叩闕謝恩。就於這日傍晚。攜了眷屬同妹夫秦鍾。一同出京赴任。崔公那里因是密奏保舉。倒不便前往拜會。有涉嫌疑。況且崔公從刑部監中釋放。也有半天工夫。他本是做過官的人。又復還官帶。自然要先到午門謝恩。等得回來。朱侏已經出京。無從面謝。這叫做人生會

合有時。早一天是不能的。

咫尺都城千里隔

一來一去見無緣

一個是

王程甚迫

一個是

狂狷初辭

一個是

保題未便趨門下

一個是

咸激無由拜馬前

漫說崔朱交臂失

更將釋罪事明言

崔公這日坐在監中。正在意念懸懸。愁懷萬狀。忽然司獄走來報喜。就打開刑具。請崔公到了大堂。宣讀諭旨。即時換了冠帶。看那些堂司官員。另是一樣謙恭和藹的神情。全非昨日那副做鬼臉神的嘴臉。無怪獄官及書史牢頭們忙得屁滾尿流。奉承不迭。人情勢利。可發一笑。到得崔公午門謝恩出來。遇見吳人敵。知道已經代尋寓所。隨即同至寓中。原來崔公趕先一日進京叩闕。發下刑部。次日即便釋放。只得一天半的工夫。吳人敵同徽香遲到一日。剛纔尋定寓所。安頓徽香出來。就撞遇同回。說知備細。彼此不勝之喜。正要去拜謝朱侏。並替吳人敵訪秦鍾下落。那知朱侏同秦鍾都已出京。未免悵然。這吳人敵既到了京。知道女婿得中解元。深喜相人不錯。倒不在會面與不會面。

英雄只負知人識

那有離愁別恨牽

本要雲游辭遠去

崔公挽駕暫留連

吓小弟

是還須引見垂旒主

宦轍將愁各一天

請君暫且消停住

再定東西改故轅

異姓弟兄同計較

張生還受路熬煎

再說張靈自從在山東廟裏。見了崔小姐棺柩。痛哭一場。被解役門捉上囚車。一路上說不盡淒涼悲切。困頓流離。受了多少腌臢閒氣。挨了無限苦楚。光陰。出娘胞胎。沒有經過的惡風毒雨。險浪凶波。這一次都嘗遍了。正是地獄天堂何處見。看來都只在人間。張公子心裏只想但能脫得牢籠。便是成仙作佛。那裏還有一分一釐的富貴念頭。誰知苦盡甜來。災消福至。

受盡艱難將半月。看看望見鳳城烟。正愁比造嚴刑法。磨折終須性命捐。誰曉入成纔到部。忽然恩旨上堂宣。登時除卸長枷鎖。角帶烏紗擺在前。頓把藍袍更赭服。公然囚犯作官員。今朝真是稀奇事。破格皇恩感上天。望闕叩頭呼萬歲。司官相送大門邊。

張公子出得刑部大門。只見有幾個人跪在地下。磕頭如搗蒜。原來就是先前的押解兵役。正合着古詩上一句。何前倨而後恭也。(蘇白)唔里小人們。一路浪才弗敢欺瞞大老爺個。便是服侍裏向。有點點弗周到個場化。要大人弗記小人過。你想張公子那里計較他們。說是有勞你們。回去銷差罷。這些人又磕了一個頭。方纔散去。張公子就訪問崔公下處。大搖大擺。緩步而行。(蘇白)個弗是剛剛個囚犯那陣。一撇撇做仔官哉。前頭個賊形難看得勢。個歇體而面之。真頭一段官腔。換仔一個樣式哉。有數說個人。

要衣裝。佛要金裝。幾希乎認哩弗出哉。

張生平地登雲起，得意欣欣訪寓園。不比人家翁婿樣，幾番患難志同堅。
須臾行到崔公寓，渾似珠還璧再旋。相見各言前後事，今生共返九重泉。
又加冠帶容趨陞，破格君恩雨露偏。從前是玉冷冰寒，如今是冰清玉潤。
兩家喜事天來大，準備來朝拜御顏。

崔公道：賢婿不要喜歡盡了。還有一樁古怪稀奇，稱心快意的事。你聽了還要喜上加喜呢。

這叫做

錦上添花，更添花彩。

燈前又放月光圓。

張生忙問因何事，莫不是

別有紅絲，說好緣。

小婿是

守義一生，終不要。

要令愛

貞魂毅魄，慰重泉。

崔公道：媒妁講親，算不得稀奇古怪。就是小女已遇異人吳丈，救拔還魂了。張靈道不信有這等奇事。崔公道：小女方來寓內。吳丈現住敝齋。張靈道：這等說干興萬真，可不喜煞小婿也。

自來不信還魂記，未免文人弄筆尖。誰想理無情，或有神仙遊戲巧周全。

宛同鍊石天能補，何異燃爐海會煎。況是令愛

香軀過七七。

竟能

殷然俊影，起翩跹。

小婿受盡萬苦千辛，真值而又值矣。

千辛萬苦憑誰訴 難得真人肯見憐 (白) 岳父吓

你令愛

是歸難請見

何不令小婿拜見吳丈不致當面錯過了

這大恩人

真是大羅仙

崔公即刻同了張靈走到吳人敵寓齋。彼此行禮通名。就將如何救活崔小姐。幾時同到京師的始末。根由對張靈細說一遍。喜的張靈抓耳撓腮。手舞足蹈。隨向吳人敵千恩萬謝。不必細言。那婢女微香一節。崔公久已囑咐吳翁。自然不肯說明。就是秦鍾雖是張靈嫡表弟兄。吳人敵究與張靈初會。不便將聘定幻娘。同秦娘子回蘇的原故。細細告知。那崔公本不深知原委。又非切己之事。那里絮絮叨叨題說。不過偶然談及秦鍾過山東。曾將吳女聘爲次室而已。張靈正要同崔公料理引見的事。也就事不關心。未曾細問了。這話且揭過一邊。再說交日吏部傳知崔公翁婿入朝面聖。當有吏部堂官帶領他二人整冠執笏。跪上金階。三呼已畢。正德爺詢問崔鶴江右民情。甯藩反狀。崔公剴切陳奏。又問張靈防禦逆藩的計策。張靈就把平日抱負。引今據古。奏對了一回。天子龍顏大悅道。卿翁婿二人各負奇才。就賜卿等官職。前往江西。隨同南贛巡撫王守仁籌兵勦逆。即日登程。不可違誤。功成另加陞賞。翁婿二人。都謝了恩出來。隨接着一道旨意。崔鶴授都察院僉事。張靈授行軍參議。卽赴江西。交南贛巡撫委用。

跪謁天顏心喜悅 條陳道日傳機緘 榮封官職趨江右 籌勦強藩助大賢

翁婿並無迴避例。一同催着祖生鞭忙忙料理登程事。又向吳翁托麗娟崔公高把仁兄叫。小女還憑大德全同去不能留不可。自應歸轡駕南轅。興花橋畔蘇城裏。婿宅相依事可權。王命豈能親送去。仁兄此事仗周旋。崔公托吳人敵。送徽香到蘇州。張靈家權住俟張靈將來覆命回蘇。完成花燭。又說道仁兄此去。可在小婿家暫住數月。小弟到西。如果逆藩煽動。定請撫臺保奏仁兄前來立功勦賊。張靈也是如此說。吳人敵回道。保奏倒可不必。送令愛回蘇。就在吳門虎邱會真道院小住。未爲不可。商議定了。崔公張靈又各留一書。交塘報寄謝朱侑張靈復附一信。寄與秦鍾。信內說完自己情事。把吳人敵救了崔小姐到京。又送回一節。淡淡題了一筆。吳人敵並不寄信與秦鍾。這是他英雄脫略不屑在世俗之乎者也上咬文嚼字。正是他的奇處。就於次日大家一路出京中途再行分道。這也不言。只是朱大人面奏三事。崔張翁婿已蒙釋罪加官。那請下密旨。飭南贛巡撫王大人。防禦甯藩。並請削甯王護衛兩件。自然也要舉行。想來此時已經有了密旨前去。京城裏還不知道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

甯藩王叛主陷城池 王中丞整兵籌計略

話說甯王開府南昌。居心鷙忍。跋扈不臣。生有膂力。善使雙刀。手下謀臣戰將約有千員。出入用天子儀仗。十分驕縱。每日同他那些鷹犬爪牙。收養盜賊亡命。謀爲不軌。彼時江西省有好些忠臣上本告變。都被他差人中途邀阻。一面尋事把這些忠臣殺的殺。貶的貶了。那裏還有人敢道不字。只等正德爺出巡。就要起兵舉事。全虧了一位王大人。撐持半壁江山。扶助九天日月。這王大人就是前回書所說諱守仁的。浙江餘姚人。現在南贛巡撫提督汀漳等處地方軍務。道號陽明先生。這位大人講王道聖功之學。抱經天緯地之才。本是明朝三百年間第一個理學名儒。公忠臣宰。早已料定甯王必反。但不肯遽行奏報。一則尚無實據。恐皇上疑及離間宗藩。二則怕機事不密。甯王知信預防。轉受其害。這就是王大人智略不同。不然也像那些上變的忠臣。命喪黃泉。何益國家大事。

相機纔是真韜略 大廈全憑柱石撐 大人是

早料逆藩
謀不軌

無妨暫緩奏朝廷

經綸預定防危策 日鍊貔貅百萬兵 利器戰船多準備 真如雷厲又風行

第二十回 甯藩王叛主陷城池 王中丞整兵籌計略

三四〇

王大人每日教演水陸陣法。練將操兵。賞罰嚴明。技藝純熟。真個人強馬壯。壁壘一新。又添了三千號戰船。桅蓬堅固。旗幟整齊。逢單日操演水戰。個個爭先。人人效勇。又暗派將官帶領精兵。分往各要隘嚴密防守。隨他天神天將。插翅難飛。如果江西文武官員都像王大人這般作用。那甯王做夢也不敢造反了。怎奈王大人只管轄南康贛州汀漳四府。不能越俎代庖。也是大衆的劫數。該有刀兵之厄。

四面精兵陳水陸

預防叛逆運謀神

真個是

范仲淹胸有三千甲

真個是

檀道濟身為萬里城

可惜的

是全省不歸他掌握

空憐兵火劫縱橫

王大人布置已定。一面差探事的。打聽甯王近日消息。這日探子報道。甯王借作生辰。邀請省城撫按各官飲宴。忽然刀斧手將巡撫按院各官擊下。說奉太后密旨。查拿不法官吏。巡撫已經被害。各官下獄。布按兩司。都是甯王一黨。還有些參政僉事知府等官。都已順從。看來不日就要起事了。王大人道。假稱太后密旨。殺害巡撫。反跡已著。連夜上本告變。一面點齊兵將。直赴南昌。便宜行事。次日正當起哨。忽然接到防禦甯藩。及現在欽派崔鶴張靈前來委用的諭旨。便以手加額道。聖上妙算如神。逆藩何足慮乎。

告變小臣纔上本 九重密諭已先臨
機宜燭照真明聖 委任權衡重閭營
忙向官軍傳密旨 歡呼將校更齊心
三聲大炮旌旗動 千隊明刀虎豹驚

二十萬兵登戰艦 開帆直指大江城

戰船行了數日。只因風色欠順。不能就到南昌。王大人未免心中焦燥。那知遲有遲的好處。原來甯王接到正德爺嚴旨。削除護衛。戒諭他驕縱不法。又驚又怒。心想勢饒已成。正可乘機早發。隨借生辰殺了江西巡撫。因了按院等官降順了布按參僉。那一下叛賊。從前審斷張靈親事。那不公、不法的南昌靳知府。不用說也在其內。假托奉太后懿旨。命他起兵入朝。寫了檄文。指斥朝廷多少不是。傳知四處。真是無法無天。他怕的就是王大人在贛州。兵強將勇。隨即次日率領十萬舟師。由水路避過贛州。去打九江建昌廣信三府。想一直攻破安慶。就順流東指去搶南京正位。再取北京。使王大人迅雷不及掩耳。一面留下親信兵將。護守王宮省城。帶了婁妃及平日得寵的十幾個嬪娥另坐一舟。正遇順風。揚帆東下。

奸王毒計何嘗錯 避過神機王大人 一直順流攻別郡 穩圖龍位坐南京

若

不是王大人頂風阻住行遲滯

相遇中流各戰爭

那奸王兵少必定抵擋不住。

自然退保洪都省 堅守還愁破不能

他十萬雄兵保守一座南昌省城。如何輕易得破倒。恐糧缺師疲。這是天意。送奸王一陣好風。錯過了王

大人戰船。纔好讓王大人用計。先搗巢穴。後戮鯨鯢。可見走順風的。未必是福。遇逆風的。未必是禍。

大人悶悶舟中坐。忽報甯王已出城。直犯九江趨廣建。雄師飛渡快如雲。無言此際思良策。制勝全憑妙計行。正在熟籌帷幄算。崔張翁婿到官廳。

都察院僉事崔鶴。行軍參議張靈。翁婿二人奉旨過行。打聽得王大人發兵在路。隨即連夜趕走。這日走到王大人泊船大馬頭官廳前。更換冠帶。各持手版。就到船上請見。彼此參謁已畢。王大人道。日下正值需才。參謀帷幄。二位來得正好。但書生好武。類多紙上談兵。我看參軍英年卓犖。器宇不凡。斷非處士虛聲。未知平素講習。源流從何着手。定有神奇。願聞其略。張靈道。靈本草茅下士。何敢論兵。既蒙下問。謹竭謬談。尚求大人教訓。靈聞星垂積卒。卦有帥名。風后傳握奇之經。太公著韜鈴之策。厥後春秋所載。齊之內政。晉之崇卒。鄭之魚麗。楚之鶴鵠。悉本營衛而來。營衛八陣。乃天地風雲龍虎鳥蛇。爲四正四奇。韓信垓下一戰。所布乃虎翼之陣。武侯八陣。亦本握奇。又有生傷驚死。景杜休開。是爲八門。從韜鈴演出。李衛公十二神將陣。用漢兵八陣。加番兵四陣。係恐軍中反側。變化出之者也。纔是從握奇而來。所謂武侯得其全。三分不足。衛公得其半。一統有餘。則時勢不同也。若岳忠武行兵。動合機宜。此乃天生神將。非人能爲。此皆前事之師。載藉可考者也。至於形名分數。動靜虛實。備伏揚奇。當變化隨心。因時制勝。又在人

自爲之。且靈又開兵法以直爲壯曲爲老。今大人以堂堂正正之兵奉旨討逆。師出有名。似宜勦之於九天之上。藏之於九地之下。出其不意。攻其無備。未有一鼓成擒者也。王大人聞之大喜。又對崔張二人說道。如今逆藩已寇九江。二位作何進剿之策。崔鶴道。逆藩既空國而行。南昌守兵甚少。刻下先破其根本之地。他一聞此信。必定驚慌。自然回師援救。我們再出奇兵。斷其歸路。可獲全勝矣。

這叫做

乘虛直搗
蛇能窟

他聞信中途

驚嚇

生怕動搖根本

地救援必定計歸程

那時預把奇兵伏

邀截須教阻不行

一雲屍山兼血海

渠魁惡黨可全擒

張靈道南昌雖破。恐其時逆藩已過安慶。就要分兵直下。南都危矣。依下官愚見。多道細作。先布謠言。就說大人統領各路官兵。業已攻破南昌。圍住王宮。事在危急之際。逆藩得此消息。必不敢再攻安慶。誠如僉事崔岳丈所說。逆藩必全師撤回。亟來援救。大人一面調兵邀截。一面另遣精兵抄至後路埋伏。逆藩中途戰敗。勢必仍折而南。這時埋伏精兵。又一齊殺出。阻斷逆藩去路。就可盡情勦殺。使其前有勁敵。後有追兵。釜內遊魂。何慮之有。

閒諜謠言多散布 奸雄膽怯必回兵
皖江本係咽喉地 保障南都一輪屏
若教攻破分兵下 一直長驅虎翼成
哄誘他回橫截戰 還須後路密屯營

天羅地網層層緊 包管強藩性命傾

王大人道。二公所見正合本院機宜。這後路埋伏就煩張參議率領勇將百員。精兵五萬。多備弓箭撈釣。另撥漁船千號。乘坐不用張旗樹幟。連夜抄至安慶城外左近安營。俟賊至相機殺退。卽領勝兵前往收復廣信建昌二郡。崔僉事同本院攻打南昌。到彼自有調度。崔張二人打躬應道。謹遵鈞令。

大人密發森嚴令 帳下崔張領命行 忽見船桅旗角影 西南風轉促行程

中軍僉事隨舟速

參議張郎駕艇輕

一邊是

順風飛送 滕王閣

一邊是

下水忙趨 皖伯城

一邊是

虎隊乘潮 如馬疾

一邊是

漁人盪漿 與帆爭

漫言後路屯營事

且說洪都已按臨

張參議領命帶兵。自行布置去了。崔僉事同王大人。不幾日戰船行抵南昌城廣潤門。王大人親率大軍攻打。這些軍將。手攀雲梯鐵索。奮勇登先。不料城上守兵。亂擲滾木。搗石下來。倒打傷了多少軍將。不能扒上。隨又用連珠大炮轟擊。怎奈省城牆垣堅固。難以取勝。暫且收兵回船。王大人隨與崔僉事計議。城內兵將雖少。但同心堅守。以逸待勞。我師久住。糧運艱難。逆寇還兵掩襲。豈不腹背受敵。足下與城內官員向係同僚。又復素得民心。何不修公書一封。責以大義。但言日前被逆脅降。原非從賊。此刻開門納款。仍復原官。倘或稍有遲疑。身家不保。再寫一道告示。指明王師三十萬。現臨城下。不忍爾等好百姓。枉遭

兵火。現已請命督師大人。倘有守陣兵卒開城接應者。卽授官職。如仍逆天附賊。三日城破。玉石俱焚。足下作此書示明。早用箭射入城內。先解散其人心。可期一舉而克。

合志成城非易破。必須解散衆人心。這一封

書申明大義塞奸膽

這一張

示曉諭愚蒙獻至誠

僉事素來名望重。片言抵得五千兵。

（白）崔僉事敢道不

謹領台衡。諄切命

都由妙算速如神。自慚老鈍毫無用。

只是周行一一遵（白）王大人必

道不

過謙可卽速趕辦。僉事聞言歸後帳。燈前起草寫分明。清晨射入高城裏。

提醒諸官與萬民。名言真似當頭喝。何事紛紛助亂臣。多少摩拳兼擦掌。

要開門接督師人

次日書信告示射入城內。果然一傳兩。兩傳三。都說不如及早開門。救得滿城性命。人心已是一大半。渙散了。王大人又將帳下帶來的兵將。盡行調至四城圍圍攻打。圍得鐵桶相似。你想三十萬精兵。分給張參議五萬。還有二十五萬。一齊都來攻城。何等聲勢。時時吶喊搖旗。號砲不絕。把幾個守城烏官狗監。嚇得膽碎魂飛。又見人心不附。眼見得城池不保。性命難留。正商景首先開門迎降。好別圖富貴的計策。忽見一羣人。各持兵仗。搶上城來。只道是自家兵將來幫同守城的。誰知都是些百姓們。說道甯王造反。總

是你們這些烏官狗監。迎合攬撥而成。此時兵臨城下。還想抗拒王師。逆天行事。全不顧合城性命。那些官員內監。正要分辯。衆百姓手起刀落。就如切瓜的樣子。一刀一個。殺的罄盡。隨即大開廣潤門。迎接王大人兵將進城。一面糾集多人。到甯王宮中。及各逆黨家內。縱火焚燒。霎時將王宮珠寶庫。燒成一片白地。焚死宮人。不計其數。那逆黨各家不必說都成灰燼了。說也可慘。

頃刻祝融司命令 紅光萬丈燄翻騰 火鴉密密飛成陣 金蝶飄飄化作塵
女哭男號聲最慘 天心人却恨難平 幸逢福曜王都院 出榜安民事事寧

王大人不會砍缺一把刀。折損一支箭。破一日的工夫。容容易易。進了南昌省。真個神速之至。忙即親自督率官兵各處救熄了火。出榜安民。一切脅從逆藩人等。概免追究。惟有南昌知府靳詒。平日賣法殃民。今又叛君從賊。將他立請王命正法。一時城內肅然。這到先替崔鶴張靈出一口惡氣。也是他惡貫滿盈。王大人並無成見。又下令軍士。如有掠民間一雞。殺民間一犬者。即行梟首。果然將令嚴明。秋毫無犯。衆百姓頌聲載道。隨即上本奏明朝廷。一面正在與崔僉事計議勦滅事宜。探子報道。甯王半路。開信趕回全軍。已過九江了。王大人笑道。這賊正似撲火飛蛾。自投羅網。當即選派上將。不過張龍。趙虎。李豹。王彪。這一類姓名的人。各帶精兵。分道而進。分別附耳。密授佯輸暗伏之計。留崔僉事在省坐鎮彈壓。分派已